



非常女人

薛萌 著 群众出版社

她是个漂亮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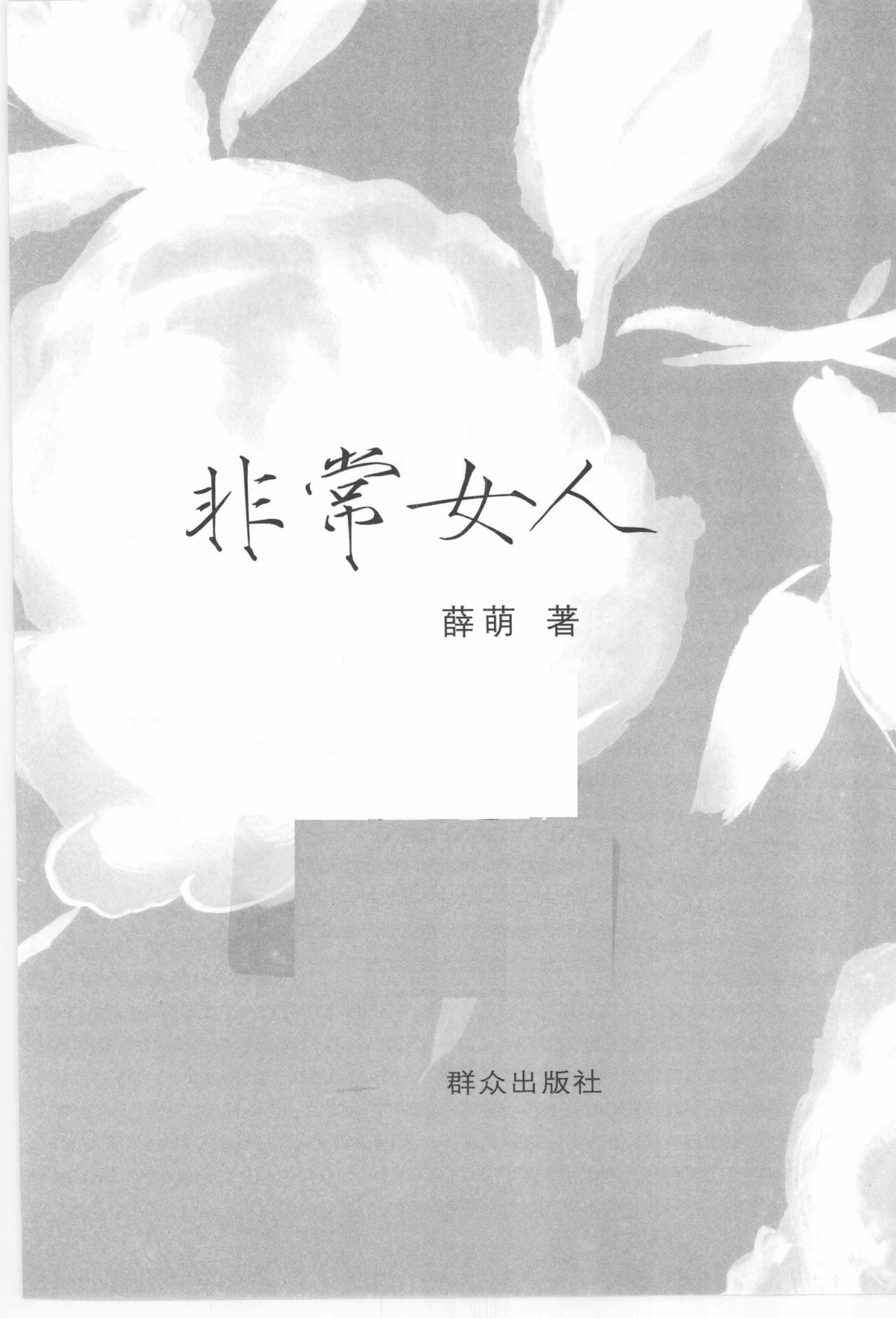
风情的女人

能干的女人

讲义气的女人

有血有肉的女人

然而,她却是个被判死刑的女人



非常女人

薛萌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女人 / 薛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14-4399-4

I. 非… II. 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701 号

非 常 女 人

著 者: 薛 萌
责任编辑: 张 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99-4/I · 1821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那雪是悄然而来的，白龙桥镇很快成了一片白色。

还有四五天的时间就是一九九〇年的春节了，镇上的人正为过年各自忙碌着。也许是雪天里的寒冷有些逼人，好些人家忙过一阵后就躲进屋里取暖了，只有一些贪玩的孩子在镇东边的空地里用雪球嬉戏着。这里离公路不远，平时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少，可此时，也许是落雪的缘故，几乎没见到有汽车通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辆警车在公路上掉头时滑进了排水沟里。当那些孩子上前看热闹时，警车的门打开了，车上下来的是镇派出所的所长。所长穿着警服，身后跟着的两个人穿的是便服，三个人的表情都有些严肃，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孩子们不敢靠前，站在雪地里看着所长带着那两个人走进了不远处的“惠民旅馆”。

“惠民旅馆”的老板叫张惠民，五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看上去精明能干。镇上认识张惠民的都知道他早先当过几年兵，回来后就摆起了修自行车的摊位，这一摆就是十多年。三年前，经镇政府同意，他在公路边盖起了一幢两层的小楼。原本是想留着自家居住的，可就在小楼完工后，镇上有人给张惠民出主意说：这里靠公路近，开个旅馆肯定有生意。这话提醒了张惠民，他在公路和小楼间徘徊了几天后，与妻子一合计，真的把旅馆开了起来。旅馆刚开办的那阵子都是张惠民的妻子拿着个小牌到公路上揽生意，时间长了，那些在公路上经过的驾驶员都知道这里的服务周到热情，都愿意到这里住上一夜以消除疲劳。就这样，“惠民旅馆”在许多跑长途的驾驶员里有了影响，而旅馆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红火了。

也正因为这里的来往人员多而且成分复杂，镇派出所的警察时常来核查和了解情况。不过，此次派出所长来旅馆有些非同寻常，他见到张惠民后就递给他一张公安部的通缉令，上面的主要内容是：江西某监狱三名重刑犯越狱逃跑后，潜入当地人武部的武器库盗走了两支折叠式冲锋枪和两支五四式

手枪，过后抢夺了一辆卡车，逃过多个卡点，并打死了多名设卡的公安和武警人员，而且有可能去浙江温州寻机出海外逃。由于“惠民旅馆”外的那条公路是所有江西方向来的车辆的必经之路，所以镇派出所所长要张惠民一旦发现与通缉令上照片相似的可疑人员就马上报告，特别是去温州方向的可疑人员更要注意。镇派出所所长离去前，跟随而来的那两个便衣人员把旅馆内外看了个仔细。直到此时，张惠民才知道这两个穿便衣的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也许是警察的到来使已住下的几个外地驾驶员感到不安，镇派出所所长与那两个便衣离去后，他们也提前离开了“惠民旅馆”。因为江西离白龙桥镇毕竟还很远，而且一路上各地的公安局已设下了多个关卡。

仍然落着的雪比先前小多了。

当那辆警车挣扎着开出排水沟后，先前在雪地里玩耍的几个孩子也离去了。不久，一辆积满碎雪和污泥的客车在“惠民旅馆”前的公路上疲惫地颠动几下后，转弯开进了孩子曾玩耍过的那块空着的场地。这车是从江西那边开往杭州的，本来应该是中午吃饭的时间路过此地，由于下雪的缘故迟到了。车门开启后，下来了二十多个男女旅客，接着驾驶员也下来了。这驾驶员来“惠民旅馆”的次数多了，与旅馆里的人早就熟悉，所以张惠民一见到他就客气地递上烟并泡了热茶。如果这趟车不晚点的话，车上的旅客都会在旅馆里用餐，此时那些下车的人只好在旅馆的小卖部里买些食品填肚子。过了半个小时，那个驾驶员拿了张惠民给的几包好烟后，就招呼着下车的人赶快上车。就在这时，一个戴着棉帽穿的也有些单薄的中年男人弯着腰捂着肚子有些痛苦地说，自己胃疼得厉害，想住一晚再走。那驾驶员望着这中年男人灰白的脸色有些迟疑了，中年男人见状马上又说了一句：“我不需要退钱。”这话使驾驶员不再犹豫了，见该上车的都上车后，与张惠民招呼了一声就开车走了。

中年男人直起了身子，对站在一旁的张惠民说想要个单间睡觉。旅馆自开张以来就没有设过单间，要么四人一间要么六人一间，要是平时住的人多，张惠民绝不会考虑这样的要求，由于雪天里来的车少又加上对方的身体不好，就把二楼靠东头的四人间给了这个中年男人。那男人上楼时提着个新买的旅行包，里面装满了东西看上去沉甸甸的。当旅馆里的伙计上前帮忙提那个旅行袋时，那男人笑了笑拒绝了。张惠民看在眼里，要是平时他会觉得那男人的举动很正常，可这时他不能不多多个心眼。待那个男人上楼后，张惠民悄悄地拿出了那张公安部的通缉令，虽然上面印着的照片不是那么清晰，但总的来说与上楼的那个男人不像，再说通缉令上讲的是三个人，而此时在旅馆里的男人是孤身一人，这完全打消了张惠民内心里的疑虑。

天慢慢黑下来，雪终于停了。

这期间，再也没有客车在“惠民旅馆”前停下过，只有两个往江西方向去的货车驾驶员因天寒路冻住了下来。掌灯后不久，张惠民见住旅馆的几个客人都关上房门休息了，就让妻子去老屋里歇着去。要是平日里，这个时候妻子还会帮着做些什么，可这大冷天眼见着不会有客人上门来了，所以张惠民一说她也就答应了。

就在张惠民的妻子准备离去时，旅馆外传来了汽车的声音。汽车声消失后，进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长得高些，另一长得矮些。那个长得高些的年轻人手中提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不知是什么东西，看上去有些重。那个矮些的进旅馆后，就向张惠民打听去温州方向的路如何走。以往此类事经常有，张惠民也乐意解释，可此时此刻当他听到“温州”两个字后，心里马上有了不安的感觉。从相貌上看，张惠民并不觉得眼前的两个人与通缉令上的照片有相像的地方，但从他们惶惑不定的眼神里他总觉得有些异样。尽管如此，当这两个人提出要在这里住下时，张惠民还是在二楼给他们开了房。不过开房后，张惠民多了个心眼，他悄悄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妻子，要她回老屋时去镇派出所报告一声。妻子走后，张惠民以送热水的名义去了那两个年轻人住的房间。他本想再作些观察，可房门只开了个缝，热水瓶递进去后那门很快又关上了。房里人的举动更增添了他的担忧和疑虑。返回后，张惠民担心妻子没把话说明白而把时间给耽误了，就想再给镇派出所打个电话。刚拿起听筒又放下了，因为这夜里实在是太静了，旅馆里的任何声响都会被别人听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旅馆外的雪地里有了走路的声响。

走进旅馆的是住在二楼东头的那个中年男人，他仍旧戴着棉帽，手上拿着一些熟食，似乎是刚从镇上买来的。当他上楼时，不由自主向张惠民睨视了一下，而后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这男人是什么时候走出旅馆的，张惠民虽然已记不起来了，但对他那种瞬间就消失的笑心里有些不舒坦。为什么这样？张惠民自己也不明白，可能是心里的疑虑多了的缘故。不多久，外面又有了脚步声。进来的是镇派出所长，他依旧穿着警服，身后仍然跟着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那两个便衣。镇派出所长在向张惠民了解了情况后，就去了那两个年轻人住的房间。没一会儿，那两个年轻人跟着镇派出所长过来了。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手中仍旧提着那个编织袋，看上去还是有些沉重，身后跟着的那个矮个子年轻人的脸色有些苍白，不停扫视着的眼神显得有些紧张。就在镇派出所长上前欲打开那个编织袋检查时，那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掏出了藏

在身上的五四式手枪。好在刑侦大队的两个便衣已有准备，几个动作就利索地夺下了那两支手枪。还没等屋里其他人反应过来，矮个子青年猛地扑向那个编织袋，随手从编织袋里掏出了一支折叠式冲锋枪，并把枪口对准了刑侦大队的两个便衣。谁也没有料到短短的几秒钟里局势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如果说，对这突然间出现的场面张惠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话，那么当他的目光落到那支冲锋枪上时，马上明白了眼前的两个青年人就是被通缉的暴徒。此时，张惠民离持枪的暴徒最近，他知道此时也只有自己才能制止眼前的危急局面。于是，张惠民迅捷地做了个以前当兵时学的扫腿动作。持枪的暴徒失去了重心，就在这家伙倒地的瞬间，他手中的冲锋枪响了。好在子弹都射向了屋顶，但这枪声惊动了旅馆里所有的人，也使镇派出所长和刑侦大队的两个便衣惊愕了。

一切都在寂静中凝固了。

不过，这寂静是短暂的。很快楼梯上有了响动，紧接着传来嘶哑的声音：“都别动，谁动打死谁！”没有人动，只有张惠民向楼梯上斜视了一下。楼梯上，那个上午住进旅馆的中年人端着冲锋枪正一步步地往下走，从那凶神恶煞的样子看得出这家伙随时会开枪。张惠民明白了，公安部通缉的那三个暴徒此刻都聚在他的旅馆里了。此时，他有些后悔，不应该放弃心里曾有过的疑虑。可是，张惠民的后悔迟了，也就在楼梯上嘶哑的喊叫声消失的同时，那个已倒在地上的矮个子家伙迅速站了起来，一手持枪一手提着那个编织袋，与那个高个子暴徒一起走出了旅馆。镇派出所长的位置就在旅馆的门边，当他顺势跟出旅馆的瞬间，已经走下楼梯的那个暴徒开枪了。子弹全打在门边的砖墙上，四处飞溅的碎砖块击中了屋里的电灯，黑暗顿时笼罩了一切。这样的场面张惠民是第一次经历，尽管眼前的一切在刹那间发生又在刹那间结束，可他觉得自己在墨黑里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神来。缓过神来的张惠民终于看清周围已空无一人，他还在回想刚才的那些人是怎么走出这旅馆的，外面又响起了枪声。

旅馆外的雪地里寒气逼人。

张惠民猫着身子走出旅馆，只见刑侦大队的两个便衣卧在雪地里，向不远处的一辆卡车射击。那辆卡车孤零零地停放在白天孩子们玩雪的地方，四周空旷，没有任何遮掩的东西。这车显然是后来的那两个暴徒开来的，也许他们想在这里会合后再开这辆车去温州，可突然发生的变故使他们的计划落空了。看得出，此时那三个暴徒都在车上，他们不停地发动着车，但它在原地就是不动。忽然，卡车引擎的声音消失了，紧接着是一阵枪声。这时，张

惠民才注意到镇派出所所长正从另一个位置向卡车靠近，那枪声就是他与暴徒对射时发出的。枪声响过后，镇派出所所长猝然倒在了雪地上，好一会儿也没动弹。张惠民心里清楚，镇派出所所长是被暴徒的子弹击中了，如果不马上撤离危险区，很有可能遭到暴徒的第二次射击，就算暴徒不再开枪，他也会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于是，张惠民用当兵时学的动作迅捷迂回到镇派出所所长的身边，而后抱起他就往回跑。也许是张惠民的动作太快，或者是暴徒搞不清张惠民的真实意图，竟然没有马上开枪射击。不过，就在张惠民抱着镇派出所所长接近旅馆门口时，暴徒那边的枪还是响了。张惠民觉得自己的后背和右大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击了一下，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惠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他的腹部和右大腿都已做了手术，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由于腿部同时被两颗子弹击中，医生说伤好后不可能像平常人那样走路了。在张惠民隔壁的病房里住着镇派出所所长李辉（张惠民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他胸部受了重伤，经过连续几天的抢救后才转危为安。张惠民住院的这段时间里有许多领导来看望他，从他们的叙说中得知那伙暴徒后来被公安和武警围歼了。这些领导对张惠民说得最多的是他当时勇敢的行为，要不然李辉的命可能就没有了。每当听到这些，张惠民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平静，他面对着一张张笑脸，脑海里想的是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张惠民的担心没有错，过完春节他出院了，也就是这天他才真的意识到右腿完全成了摆设，不但没有任何知觉，而且还短了一截。虽然是政府里的车把他送回了家，但到家后的张惠民拄着双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沉默了许久，对妻子说：“看来我这辈子都站不直了！”妻子望着张惠民残缺的腿，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宽慰他。好在政府没有忘记他，过后陆续给了张惠民不少荣誉。面对这些荣誉，妻子终于找到了话题，她对张惠民说：“这些荣誉别人也许一辈子都得不到，你腿不行了，还有我呢！”妻子的话暖了张惠民的心窝，虽然他没有多说什么，但看得出他不再那么悲观了。

不再悲观的张惠民仍然与妻子经营着那个旅馆。

可是没过多久，张惠民碰到了令他不安的事。

这事还得从张惠民的妻子说起。张惠民的妻子叫王春红，长得丰满白皙，虽然也已四十五六的年纪，但依旧有些姿色。王春红的娘家离白龙桥镇有五十多里地，那是个贫困的村落，也正因为这样，她读完小学后就在家帮着做农活。到了十九岁那年，别人把她介绍给了张惠民。那时张惠民刚退伍回到镇上，尽管家境也不怎么样，但经中间人一说合，王春红很快就嫁了过来。刚开始日子过得确实不怎么样，好在张惠民聪明又勤快，特别是在镇上摆起

了修理自行车摊后，王春红渐渐地感到这个家不再那么拮据了。

日子宽松后，王春红见镇上有些人经常跑外面做买卖，心里也就有了赚大钱的念头。虽然她多次与张惠民念叨过这事，但几次合计后还是死心了，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家底是做不了别人那样的买卖的。可王春红毕竟是个有心眼的女人，当她听说有人在公路边开旅馆赚了不少钱后，马上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王春红瞒着张惠民连续好多天站在那条从镇里通过的公路边，一辆辆地统计着来往的车辆。心里有数了，王春红把要在公路边办旅馆的事与张惠民说了，她的理由是镇上还没有人做这事，第一个做此事的人准能赚钱。至于开办旅馆的钱，王春红早就算过了，家里的积蓄全投进去虽然还差一些，但可以用造好的旅馆向镇上的信用社抵押贷款。这看起来是步好棋，而且张惠民也觉得王春红有眼光，可真要把棋子落下去心里真的没底。不过，张惠民最终还是听从王春红的安排，把“惠民旅馆”给开了起来。

“惠民旅馆”虽然挂的是张惠民的牌子，但里外张罗都是王春红。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经营，“惠民旅馆”还真有了起色，除了白天里临时停车吃饭的，旅馆前过夜的车辆也越来越多了。这时，王春红又有了新的算盘，她想以股份的形式集些钱把现有旅馆规模再扩大一倍。张惠民感觉有些悬了，这眼前的事打点都来不及，怎么心眼又变大了呢？他忽地觉得王春红有些陌生了，而且陌生得有些把握不住她了。张惠民是真的把握不住王春红了，她自个儿到镇政府疏通了关系，而且还真的说通了其他人把股份投了进来。按照王春红的计划，原打算过了冬天就动土，可她怎么也没有料到旅馆里会出那样的事，而且张惠民还成了终身残废……

这事痛在张惠民的身上，也疼在王春红的心里，她知道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扩建旅馆的事只能放到以后再说了。可就在王春红退还别人股份钱这天晚上，一个老跑广东的上海驾驶员喝了点酒后，见旅馆里没有姑娘可找，就缠上了王春红。王春红尽管也是个过来人，可被这个高大壮实的男人一抱一搂，不但乱了方寸，而且也没了主意。幸好张惠民出现及时，当他举起手里的拐杖后，那个上海驾驶员酒醒了一半。王春红身上除了留下了那个男人的酒气外，并没有失去什么。十多分钟后，这个上海驾驶员没扔下一句话开着车就走了。张惠民说，这样的人走得越多越好。王春红站在旅馆的大门旁，望着那辆车远去的尾灯好久没有说话。她倒不是眷恋车上的男人，而是想，这样的男人都走了，那么旅馆还能有生意吗？其实这样的事王春红已碰到多次了，她也有意无意地与张惠民谈起过。由于张惠民的反对，王春红才没在旅馆里雇用姑娘。这夜，王春红没有睡好，她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很难逾越

的坎，而这个坎必须要跨过去，要不然这个旅馆就难以为继了。于是，王春红向张惠民提出要改换旅馆的名称，原因她没有细说，怕说多了会被自己的男人拦阻。其实，张惠民心里明白，只是不想把它点破。张惠民知道王春红的脾气，这事点破了，她会不计后果地走得更远。

这一夜，张惠民失眠了，不安的心绪难以散去。

二十多天后，“惠民旅馆”改成了“春红旅馆”。

白龙桥镇上的人起先没注意，后来当“春红旅馆”几个字配上灯光变得醒目后，镇上才有了些议论。不过，当这些人的目光与张惠民的那条残腿相遇后，议论也就自然消失了，甚至还觉得那旅馆的招牌改得贴切，因为像张惠民这个样子，要把旅馆维持下去是很难了。当然，此时镇上的人注意到的只是旅馆名称的改换，并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特别是王春红是怎么想的就更没人知道了。其实，王春红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让旅馆里的生意能留住所有进门的男人。不过，王春红没有雇用姑娘（她觉得这会害人），只是与一个叫蒋丽萍的女人达成了口头协议，只要旅馆里有男人需要她就上门服务。

蒋丽萍二十六七岁年纪，长得匀称漂亮，是王春红娘家那个村里的人。“惠民旅馆”刚开张的那阵子，蒋丽萍就主动上门来找过王春红，她虽然没把话讲得很明，但心知肚明的王春红始终没有吭声。因为，王春红知道蒋丽萍二十出头时就跟着人去了广州，做的全是陪男人的活，后来得罪了人才逃回来。逃回来的蒋丽萍不敢回村露面，靠着在广州时赚的一些钱，快两年时间了，一直在白龙桥镇上闲住。像这样一个女人，那时的王春红怎么会让她来旅馆里惹是非呢？当然，此时此刻的王春红仍旧不愿蒋丽萍带来麻烦，但考虑到旅馆的生存，也只好这样做了。好在蒋丽萍也守规矩，没有王春红的招呼她不会在“春红旅馆”露面，可只要她露了脸，整个晚上都不会离去。是那些男人实在太饥渴了，还是蒋丽萍对男人确实有一套，王春红没有过问也不想知道，她关心的是每天到旅馆来宿夜客人的数量。

一段时间后，“春红旅馆”前的车辆越停越多，有些是回头客，有些是听了别人的传言后专门来找新鲜的。上门来的男人多了，蒋丽萍一个人显然难以应付，于是她从别的地方叫来了几个小姐妹。这事，开始王春红并不清楚，镇派出所里的民警上门后她才知道。原来她们中有个叫莲花的，被男人包养时曾犯过案，公安局已追查她多时了。莲花被民警带走后，王春红心里有过慌乱，她倒不是为那个莲花紧张，而是为蒋丽萍带着这么些女人在旅馆里所做的事担心。果然，那个莲花到派出所后不但交代了原来的案情，还如实交

代了在“春红旅馆”所做的事。办案民警觉得这事有些复杂，就把材料报给了所长。

镇派出所所长仍然是李辉，他自那次负伤后在家静养了两个多月，市公安局本来想把他调到局里来工作，李辉没有同意。李辉回到所里后，虽然当面向张惠民感谢过几次，可每次看到张惠民那条残腿，心里总感到欠了他许多。所以，当李辉看到民警送来的那份材料后，先是有些惊异，接着把这事给压下了，他不想让张惠民的脸上难看。镇派出所所长压下的事，王春红并不知底细，还以为那个叫莲花的把旅馆里的事情给瞒住了。不久后，在镇里避风头的蒋丽萍与另外几个女人又来到“春红旅馆”……

“春红旅馆”表面上看仍旧是老样子，可它的名声变大了。不但是在公路上开车的驾驶员知道“春红旅馆”里有漂亮的女人，而且白龙桥镇上暗地里也有了许多的传言。由于白龙桥镇离金华市区只有二三十里的路程，市里有着各种身份的男人听了传言后也会在夜幕里，趁着酒性开着车光顾“春红旅馆”。这些人虽然给“春红旅馆”带来了热闹也带来了收入，可王春红的心里反而不踏实了，因为这毕竟不是件好事，而且她也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为此，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春红有了后怕，当这后怕变得强烈后，王春红要蒋丽萍带着她的那些女人们离开旅馆。已在“春红旅馆”做出了名堂的蒋丽萍没有同意，她对王春红说：“卖身赚钱的是我们又不是你，就是以后真的有事了，我会说是我们自己找上门来的，绝不会出买你。”蒋丽萍的话王春红是听进去了，是呀，我自己又不卖身，何必害怕呢？终于，王春红心里曾有过的后怕又慢慢消失了。可王春红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陷入男女的是非中而难以解脱。

这还须从蒋丽萍认识的一个男人说起。

蒋丽萍与这个男人初次见面，是在镇上一座刚造好不久的私人住宅里，她是被人约到这里来的。蒋丽萍进房间没几分钟，那男人就把她弄上了床，上床后只折腾了几下他就完事了。完事后，他就急着要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蒋丽萍离开。蒋丽萍接客已是老手，可像这种在匆忙之中开始又在匆忙之中结束的还是初次碰上，所以在穿衣的间歇，她细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一米七几的身高，肤色不白，但给人以健康的感觉，有个令女人喜欢的脸蛋。此时，从这脸蛋上看不出有任何满足的表示，只是那双凹陷着的眼睛里透出的神色似乎有些慌乱。这慌乱的神色告诉蒋丽萍，他是第一次与她这样的女人接触，加上事先已经有人替他付了钱，蒋丽萍觉得这个男人有些神秘。

此后的几天，蒋丽萍又与这男人有过两次接触，不过这两次的时间要比第一次长得多。时间虽然是长了，男人说的话仍旧很少。但在这很少的话语里，蒋丽萍弄清楚了这男人的家在金华市区，而且妻子马上要生孩子了，他是耐不住饥渴才找蒋丽萍来解渴的。耐不住饥渴的男人蒋丽萍见得多了，这样的事在她眼里倒并不觉得怎么样。但这男人不愿在“春红旅馆”里露脸，并且还有人帮他把事情安排得如此周到，蒋丽萍觉得这男人有些不一般。

过了几天，这个不一般的男人又约上了蒋丽萍。不过，此次他没有急着与蒋丽萍上床，而是神情阴沉地对蒋丽萍说：“你是个卖身的女人，派出所已把你挂上号了。”蒋丽萍听他这么一说，瞬间身子都冷了，心想，都睡了几次觉了，难道才知道我是什么人？蒋丽萍凝视着眼前的男人，好长时间没说话，揣摩着他心里的想法。那男人不紧不慢地说：“你想没事，就让你店里的老板娘来。”这话让蒋丽萍听出了意思，他这不是想占王春红的便宜吗？蒋丽萍赶紧回到了“春红旅馆”，可见到王春红后，她有些为难了。蒋丽萍知道王春红是个规矩女人，要让她与别的男人勾搭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在这之前，王春红与蒋丽萍玩笑时也说过想与别的男人上床的事，可真要让她这样做，蒋丽萍心里没有数。但为了能保住自己，蒋丽萍只好硬着头皮向王春红说了。

王春红听后先是发愣，后是脸红，接着说了句：“要钱的事我不做，我不卖身。”王春红这话一出口，蒋丽萍急了，不得已把那个男人的原话说了出来。王春红听后脸上的红晕没有了，眼睛里透出的神色忽地有了慌乱。尽管慌乱的神色只有一瞬间，蒋丽萍还是感觉到了。于是，她试探着对王春红说：“我陪你去看看，如果没事的话我们可以回来。”

王春红没再说话，跟着蒋丽萍走了。

蒋丽萍没有陪王春红进那男人的房间，她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来，就在门外等着。由于门留着缝隙，蒋丽萍先是听见里面在说话，过了会儿就没了声音。由于房间里的灯始终没有关，蒋丽萍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就转身先走了。就在蒋丽萍走后不久，门缝里传出了床的受力声，接着有了王春红急切的喘息声和轻微的呻吟，这声音只有在快活时才有……

一个多小时后，王春红才从房间里走出来。此时，她走路的步子有些酥软，脸上仍留着激情时那种火辣的感觉，整个身子也都是暖暖的。王春红与张惠民结婚这么多年来，除了尽女人的义务外，从不知道做女人还会有如此的快活。其实，王春红跟蒋丽萍来之前，就已感觉到这个男人是谁了。为此，当她走进房间，见到眼前站着的就是自己熟悉的那个男人时，身子先是有些不自在，接着又热了起来。

这男人叫徐国平，他是白龙桥镇的副镇长，王春红是去镇政府办事时认识他的。王春红虽然已是徐娘半老，但由于性格爽朗，再加上她仍有着那种成熟女人的姿色，徐国平对她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对她提出的事都答应得非常干脆。这一来一往，王春红与徐国平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说话也随便了起来。也许正是这随便，徐国平有了心眼，多次有意无意地靠近王春红的身子，而且还说了好些让王春红脸红的话。尽管如此，王春红仍然以为徐国平是逢场作戏，也没有真当回事。直到徐国平动手动脚后，王春红才寻找理由避开他。这并不是徐国平的出格有什么不妥，也不是王春红对徐国平没有好感，而且王春红也明白巴结上这样的人对自己开旅馆有好处，可她毕竟是个没有越过轨的女人，怕万一被别人撞上就难以做人了。

王春红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有意躲避反而更激起了徐国平的欲望，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春红旅馆”，但没少给王春红打电话。一个四十多岁从农村里来的女人竟然还会有这样的男人追求，王春红不能不心动，说实话，她也想尝试一下与另一个男人的感觉。但想到张惠民后，王春红又犹豫不决了。如果这次不是蒋丽萍说了那些话，王春红还不会走出那一步，因为她担心多次的拒绝会触怒徐国平，并且旅馆里容留妇女卖身的事真的闹出来她也不会有好结果。所以，王春红明知道蒋丽萍说的那个男人就是徐国平，还是跟着她走进了那个房间。见到徐国平后，虽然王春红心神不定，但已完全没有了抗拒的勇气，加上本来潜藏在内心的生理需要，很快两个不同年龄的人在床上都达到了目的。也许是王春红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回到旅馆后，她依旧有着满足后的畅快，整个脑海里全是徐国平的影子。

这一夜王春红失眠了。

失眠后的王春红似乎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只要徐国平定下时间和地点，不管是室内还是野外，她都会急不可待地赴约。有时实在不方便，就让蒋丽萍从中牵线安排。尽管他们之间的事做得非常隐蔽，但过了不长的时间，还是被捅了出来。

坏事的是蒋丽萍。有一次，蒋丽萍在旅馆里接客时，与她睡的那个男人没按照事先说好的价格给钱，俩人就打闹了起来。当时，王春红刚好不在，旅馆里的人就向镇派出所报了案。镇派出所的人都知道所长的命是张惠民救的，平日没有所长李辉发话，没有人会去“春红旅馆”查什么。可此时是“春红旅馆”主动报的案，所里的民警不能不重视。可把人带到派出所里询问后，才清楚了蒋丽萍利用“春红旅馆”长期卖身赚钱的事实，这样的女人不能不处理。于是，值班民警用电话向正在家里休息的李辉作了汇报。

其实，李辉在这之前已接到了徐国平的电话，要求所里别处理蒋丽萍。李辉与徐国平年龄差不多，又在同一个镇上工作，而且关系也不错。平日里徐国平很少有事要李辉帮忙，而此时此刻他竟然要为那样一个女人说情，李辉不免有些纳闷。纳闷归纳闷，李辉还是准备给徐国平这个面子，但放了蒋丽萍这样的女人总要有个说法。于是，李辉第二天回到派出所后，就直接找蒋丽萍问话。不问还好，这一问倒问出事情来了。蒋丽萍清楚李辉的身份，她以为这次的处罚肯定轻不了，所以还没等李辉开口细问，就急着把“春红旅馆”里容留妇女卖淫，以及王春红与徐国平之间的那种事说了出来。

“春红旅馆”为招揽生意让像蒋丽萍这样的女人卖淫的事李辉早已心里有数，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是为了报恩，李辉始终没让手下的人为难“春红旅馆”，但王春红与徐国平有男女间的勾当，确实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为了使李辉确信自己没说假话，蒋丽萍又把与徐国平的认识经过细说了一遍，并说了具体的地点。蒋丽萍的用意李辉非常明白，那就是——我把这些都说了，你们派出所还处理我，那我到了其他地方还会再讲。蒋丽萍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如果她达不到目的的话，事情可能会更麻烦。直到这时，李辉才算是清楚徐国平直接打电话的用心了，看来他也是被逼急了。李辉毕竟是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也知道这些事真的被捅出来，这白龙桥镇肯定会有不小的地震，为此，他再三权衡利弊后还是把蒋丽萍给放了。

蒋丽萍是没有事了，可王春红的事来了。

王春红是在不来红后才感到不适的，先是觉得乏力，后来是恶心想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她知道自己怀上了。这事本来也用不着紧张，大不了做次人流也就算了，可此刻的王春红却坐立不安。因为张惠民出院回家后，他那种男女间的要求不知怎么的就没有了。有时，就是王春红想要张惠民也无能为力，好在她这方面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烈，忍耐一下也就过了。可自从与徐国平有了那种事后，王春红放心不下了，她一次次地想在床上与张惠民做成那事，可折腾了许久每次都失败告终。这期间，王春红也多次想与徐国平断了算了，省得肚子里万一真有了没法交待，可偷情时得到的那种满足最终使她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有了身孕的王春红虽然见人仍然笑脸相迎，但眉间总是舒展不开，而且做事时还会不由自主地发愣。当心里的压力变得难以忍受后，王春红去了镇卫生院。她原想在卫生院做完人流手术，就回到旅馆去，这样就能瞒过别人的耳目。可没料到由于手术时流血过多，王春红晕了过去，等她醒来后蒋丽萍已经在病床边了。蒋丽萍告诉说，卫生院里有人知道她是“春红旅馆”的

老板娘，是他们打电话给旅馆的。王春红听后，苍白的脸上顿时添了层灰色，默默地闭上眼睛，再也没有说话。

王春红在卫生院整整躺了三天，三天里张惠民没有露过脸，也没有带过什么话来，她知道她的这个家是要“地震”了。第四天，当王春红重又回到“春红旅馆”时，她所预料的家庭“地震”却没有发生，原来张惠民为了他们的女儿赶到省城杭州去了。

王春红有两个女儿，一个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念书，另一个在宁波读中专。在浙江大学读书的叫张英，二十二岁，本科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张英与王春红长得极像，不但脸蛋好看而且身材也很不错，进大学不久，就有好些男生追求她。这事张英放假回家时说起过，当时王春红虽然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但忙于办旅馆的事，只是告诫了几句没有多说。过后，张英不再提起此事，王春红和张惠民都以为女儿可以把握自己，能在学校里专心读书。其实，张英在那些男生的围攻下已经多次越轨，而且为此两次偷偷去医院流产。流产后的张英心思已不在课本上，原来不错的成绩直线下降，还不时地到社会上的歌舞厅里去混。这些事学校里事先没有告知张英家里，王春红与张惠民更没有察觉什么。此次，杭州大学的保卫处打电话给白龙桥派出所了解张英家中的情况，张惠民才从李辉那里知道张英出事了。张英在歌舞厅里与一个老板鬼混时，被当地的派出所给抓住了。这事在学校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学校决定将张英开除。

张惠民去杭州是为了带回张英。

白龙桥镇上考上大学本科的不多，能高分考进浙江大学的也就张英一个，镇上许多人家教育孩子读书时都会把她作为榜样。所以，当张英被学校除名的消息在镇上传开后，许多人先是不信后是叹息。当然，最受打击的是王春红和张英，起初的几天里母女俩待在原来的老屋里，不敢见镇上的任何人，似乎觉得这已塌下来的天再也擎不起来了。好在张英并没有完全绝望，尽管她依旧被痛苦折磨着，但王春红感觉到女儿还是急着想把自己的路走下去。王春红凝望着张英消瘦了许多的脸庞，终于把“春红旅馆”交给她管的想法说了出来。对母亲的决定，张英虽然有些突然，但她还是乐意接受，因为在她面前已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了。

如果说，张英刚回家的那几天里王春红的心思全在安抚女儿的身上，那么张英开始管理“春红旅馆”后，王春红要面对的是张惠民，因为她在镇卫生院里的事总得有个解释。这事该怎么说？王春红心里没有底，特别是两人在屋里面对面后，她更是心神不宁了。其实从杭州回来后，张惠民已从镇卫

生院的熟人那里了解了情况，当时顾及心灵刚受过伤的女儿而没有对王春红进行追问。不过此时，张惠民面对神色慌乱的王春红也没有发作，只是要王春红实话相告，与她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可此时的王春红怎么敢说出实话，除了眼泪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这沉默尽管令张惠民难以忍受，但他毕竟是个要面子的男人，为了这个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等待。王春红却没能明白张惠民的良苦用心，误认为这是他无可奈何之后的退让。在过后的一段时间里，王春红与张惠民很少有话了，她除了在旅馆里帮张英做些活外，在白龙桥镇上已难得见到她的身影。王春红原以为张惠民心里留下的阴影会慢慢消失，至少在感情上会原谅她，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把她的这个家给毁了。

这事是徐国平惹起的。

徐国平与王春红的肉体接触尽管有着寻求刺激和满足生理欲望的需要，但次数多了，他对这个女人多少也有些情感。正因为这样，当徐国平得知王春红到镇卫生院做人流手术后，心境有些复杂，因为他早先已从王春红这里知道张惠民对她已无男人的欲望，那么她怀的那个生命自然是属于他徐国平的。既然如此，徐国平觉得王春红无论如何也应该把怀孕的事先告诉他，再作下一步的决定，而王春红却没有这样做，这至少是对他的不尊重。徐国平原本想把自己的懊丧和不快向王春红发泄出来，但由于王春红正在为女儿的事苦恼，他没有找到机会。也就在这个时候，徐国平的老婆与徐国平闹上了，主要是为了他与王春红之间的事。

徐国平的老婆叫谢晓芳，在金华市区一家农贸市场工作，平时做事和做人都是非常低调，也很少管徐国平的事。但安分的谢晓芳容忍不了自己的丈夫把心思放在别的女人身上，虽然她没有在徐国平的身上发现异样，但她相信李辉的话是不会有假的。李辉与谢晓芳并不熟悉，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相互间敬了不少的酒。也许是李辉的酒多了，或者是他有其他什么用意，竟然把徐国平的事露了出来。尽管李辉的话没有说过头，也没有点具体女人的姓名，但谢晓芳听了心里不好受。于是，就有了她与徐国平吵闹的事。情绪激动时，谢晓芳点到了李辉的名字，她本来想用李辉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说法是有依据的，没料到徐国平听后变得震怒了。徐国平表面上的震怒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而谢晓芳没有看出来，反而被他的震怒吓住了，以为自己误听了李辉的话而错怪了丈夫。一场已经掀起的感情风波，随着谢晓芳的沉默瞬间平息了。

家庭风波是过去了，可没过多久张惠民找上门来了。找上门来的张惠民

是来讨说法的，被堵在镇政府办公室里的徐国平脸色铁青，许久不知该说什么好。怒不可遏的张惠民见此情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举起手中的拐杖朝着徐国平一阵猛打……整个过程，徐国平始终没有还手，直到张惠民离去后他才直起了身子。徐国平可不是那种善于忍声吞气的人，他不还手当然有理亏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已被组织部门列为考察提拔的对象，担心事情闹大后对自己不利。不过，徐国平对李辉有了更多的怨恨，因为在这个镇上只有李辉是最知道内情的人，张惠民能找上门来如此放肆，肯定是李辉从中捣鬼。

遭了张惠民痛打的徐国平并没有把怨恨表露在脸上，而是暗地里考虑着报复的办法，终于他又想到了蒋丽萍。此时的蒋丽萍，仍然在“春红旅馆”做着皮肉生意。由于张英看不惯她，蒋丽萍在接客上受到了许多限制。看着别的姑娘生意不断，蒋丽萍有些心急，她想办法努力讨好张英，可张英依旧不时地寻她的麻烦。蒋丽萍知道张英这是要逼她走人，尽管心里很不好受，但蒋丽萍明白再在“春红旅馆”待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也就在此时，徐国平找到了蒋丽萍。

徐国平要蒋丽萍办的事很简单，就是要她写信举报“春红旅馆”长期容留暗娼卖淫，而“春红旅馆”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得到了白龙桥镇派出所所长李辉暗地里的支持。蒋丽萍本来就想出气，经徐国平如此指点后，真的把匿名举报信寄给了浙江省公安厅。这事，白龙桥镇上除了徐国平和蒋丽萍以外无人知晓，而且举报信寄出后蒋丽萍离开了白龙桥镇，谁也不知她去了什么地方。不久，白龙桥镇上经常会出现些说话带外地口音的男人，而这些人并没有引起镇上人的注意。

一个多月后，“春红旅馆”出事了。

这天，白龙桥镇落起了小雨，这雨直到夜深后才歇住。当镇上那些忙碌的人们都进入梦乡后，从金华市区方向开来的十多辆警车把“春红旅馆”给围住了。大约两个小时后，警察完成了任务，从旅馆里带走了二十多个男女，其中也有张英。当警察突然出现时，张英正裸着身子与一个什么也没有穿的男人睡在床上，这男人是当天下午刚从杭州过来的。不过，这个杭州过来的男人很快被放走了。他是谁？又是什么身份？除了现场指挥外，没有人清楚，就是张英也只知道他叫阿威，他们是在杭州的酒吧里认识的。负责现场指挥的是省公安厅里的一个处长，参与这次行动的警力都是从杭州临近的县公安局抽调的。

第二天下午，“春红旅馆”因容留买淫的事被金华市公安局查封，王春红也被警方拘留。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白龙桥镇派出所所长李辉也受到了内部